



君子或贼子？

我们心目中的徐顺全

君子或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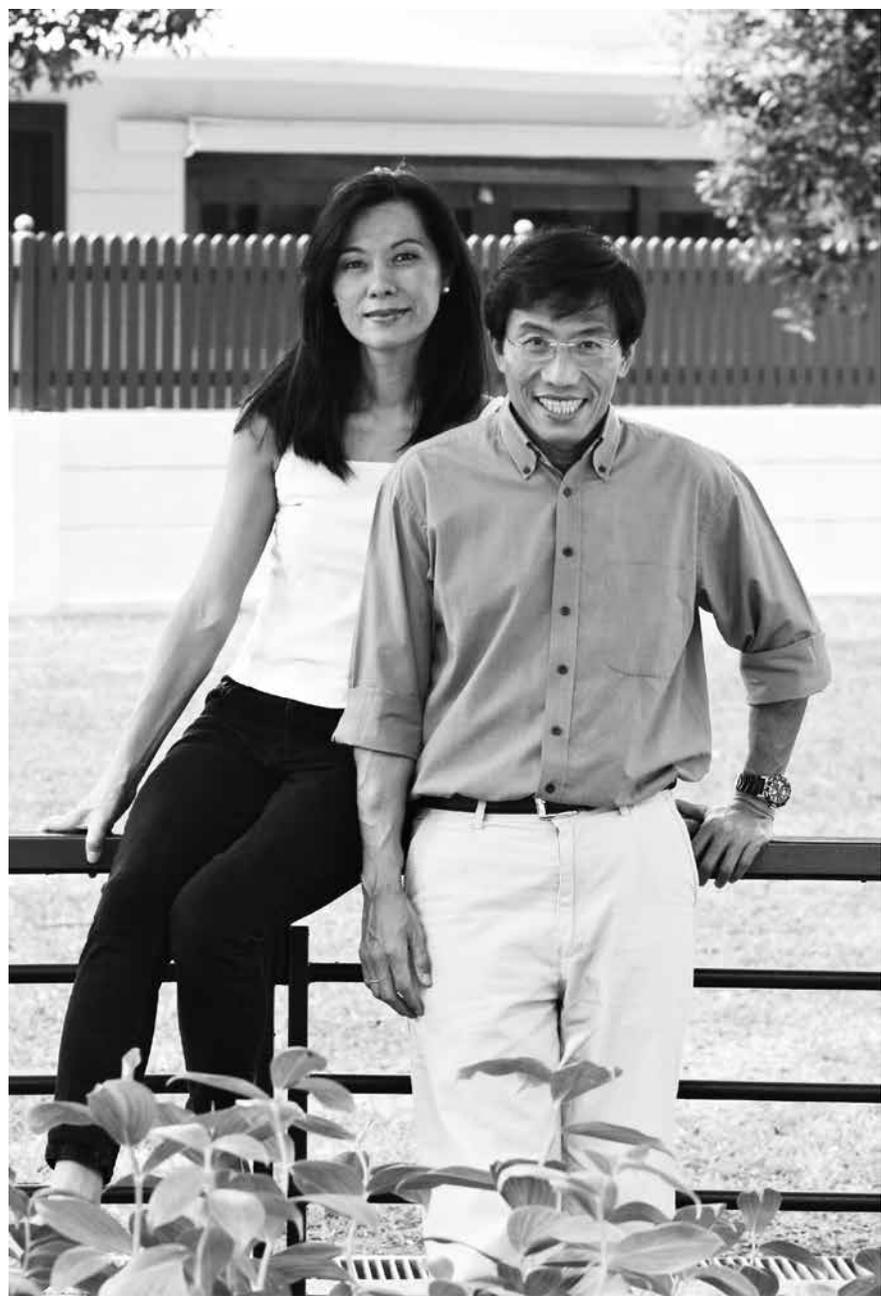
我们心目中的徐顺全

编者

吴慧玲

目录

前言：我的丈夫徐顺全	7
我个人眼中的徐顺全	11
吾友 吾师	19
顾家的男人 鼓舞他人的朋友	31
不愿停步 一头往通电栅栏冲去的那人	41
个人角度中的顺全	49
一个活出生命意义的人 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党	61



前言

我的丈夫徐顺全

对于一个谈论、撰写了许多有关社会政治课题的人物而言，顺全对有关自己的着墨反而不多。在他参与在野政治二十余年以来的岁月里，我阅读过其他人对他的无数评语，其中可以说大多是不怎么正面的写照。

最让人心痛的莫过于，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告诉任何人，这并不是他，这并不是我所嫁的丈夫。

这些年来，我们仿佛是生活在一个泡沫包装的安全气泡内。后来，我们的三个孩子也加入了这个具有保护功能的气泡中。就像在气泡里，我们才不至于被顺全参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干扰，也不至于被顺全的工作所拖垮。在某个程度上而言，这个保护的气泡也算是奏效了。毕竟，纵使是在面对现实生活中众多艰巨的时候，我们作为一家人的生活，并不能算是不快乐的。实际上，我们依然可以在简单但充实的生活中，寻获满足感。

我是在美国乔治亚大学念书时，认识了顺全。后来，当我有机会接受位于美国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所提供的奖学金，继续修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却还需要再考虑一下。因为当时我和顺全刚认识，自然希望彼此不会距离太远。然而，顺全却鼓励我要继续修读博士学位。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对我说的一句话：“你的人生总必须怀抱着一些梦想。”

“你的人生总必须怀着抱一些梦想。”这种话就像是我们在求学时作文课所写的，一些老掉牙却很少人真正会去相信的东西。但对顺全来说则不然。对这种话，他真的是深信不疑的。他的这份信念，并不止于他对新加坡所怀抱着的大梦想，还包括我跟他在人生旅途中所共有的小梦想——像是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家园，以及我们毕生的种种回忆。我觉得值得欣慰的是，自己能在这一段旅程中，让我从中体验了新思路的世界观，以及理解人道主义的价值——在这过程中，也同时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一路走来，并没有遭遇半点困难和挑战。因为生活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如果无法跟上物质性的发展，毕竟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然而，我们相信向孩子们灌输人生的价值观，强调要做正确的事——包括保持积极的态度，在遇挫时能够坚持不屈——这是一份比我们能买给他们任何物质性的礼物，都来得更为重要。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三个孩子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都还适应得不错。

我也理解到，在旅途中那些过程艰难的时刻，与最终抵达的目的地相比，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因为正是我们在应对各种患难的过程中，也才能够自我赎罪、才能够体现人性中最好的一面。正因为我个人来自另一个走过独裁主义岁月的台湾，这或多或少能让我对目前新加坡的局势感同身受，同时也能让我对新加坡的未来持续地抱持期望。

其实，也正是心里希望看到一个更具人性、更富同情心的新加坡的那一抹希望，让顺全这么坚持不移。我只能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能让大家拨云见雾，认识真正的徐顺全。

“其实，也正是心里希望看到一个更具人性、更富同情心的新加坡的那一抹希望，让顺全这么坚持不移。我只能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能让大家拨云见雾，认识真正的徐顺全。”

我感谢所有认识顺全的人，通过这本书，一同站出来告诉新加坡人一些他们前所未见或前所未闻的事。因此，我要感谢张嘉仁、吴慧玲、梁殷凯、桑兰西（Sam Rainy）、康斯坦斯·辛格、保罗·淡马亚、陈立煌、沃森爵士（Sir Graham Watson）、黄淑仪和王惠楠他们的贡献。

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常感谢吴慧玲协调并完成此书的出版。同时，方可弘不辞劳苦地编辑，排版和设计这本书。当然更不忘徐淑真（她本身也为改变新加坡的过程，做出了不小的牺牲）帮忙把所有事务组织起来。我也必须感谢曾志成和刘比得赞助这本书的出版、郑元琦的摄影、苏拉娅阿克巴尔和杨宝风协助这本书制作的过程。

我在此要感谢所有曾经在过去和现在，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贵人，感谢您们为我们的人生编织出如此丰富和多彩的故事。

黄智美

我个人眼中的徐顺全

保罗·安仁·淡马亚医生



保罗·安仁·淡马亚医生

保罗·安仁·淡马亚，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获颁本地奖学金修读国大医学系。完成国民服役后，负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1999年回国后，他在本地领先的医学院和医院参与学术与行政工作。目前是医学教授和感染病医师高级顾问。荣获多个研究和教学奖项。他活跃于公民社会活动，曾是本地人权组织“尊严”（MARUAH，即马来语的“尊严”）的先驱成员。他目前参与国内外专业、学术和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委员会。自2010年起，他成为新加坡民主党的志工团成员之一，2015年正式加入党籍。

我个人眼中的徐顺全

如同大多数的新加坡人，我第一次听到徐顺全博士的名字时是他角逐1992年马林百列补选的国会议席。没过多久，我们就听到徐博士因涉嫌速递费欺诈和虚报德士费而遭大学裁退。我还记得裁退事件公开时，我还是一名初级住院医师，正和医学系的两名教授喝咖啡。我被他们两人当时的谈话内容给逗笑了，因为他们正互相指责对方触犯了更罪不可赦的大学邮费和交通报帐的条例。徐博士始终是一个轮廓模糊、不切实际、又基于某些原因让执政党明显如芒刺背的人物。当时的吴作栋总理甚至还在1998年1月12日的《海峡时报》中说过，詹先生毫无威胁力，却又是人民行动党实际上的“福星”，因为“没有他，要摧毁（新加坡民主党党魁）徐顺全就会更困难了”。

在美国完成了6年临床与研究的工作后，我于1999年回到新加坡。不论在医院还是在大学里，有幸的是，我遇到了许多工作机会。也正是那时，我也对新加坡光鲜外表下隐藏着的深层结构问题更有意识。特别是在我的日常工作上，我遇到了很多病人挣扎着应付医药费，而所谓的医疗保健在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其实是属于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然而，我们的病人却得为“基本”的医疗费而发愁。同时，教育、住屋和其他方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我尊重徐博士直言不讳的看法，却不认为我会与他有太亲密的关联。一直到2006年，新加坡举办第61届世界银行理事会和国际基金会的常年会议，

我得知徐博士计划参与国际组织，我于是写信给他，表明如果情况需要，我可以帮他付报名费。他在回信中礼貌地回拒了我。当然，他较后便创造了历史时刻，与徐淑真小姐等人在会议进行的当儿，展开了一场和平游行，呼吁世人关注经济正义（economic justice）。这一游行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也催生了芳林公园的演说角落——也是新加坡人能行使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权利的唯一地方。

再遇到徐博士时，是2007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律师公会（IBA）常年会议上。我报名参加会议，并参加了有关人权和法治的特别讨论会。主办当局已答应徐博士让他上台发言。然而，正当他走到麦克风前时，却遭主席先生试图阻止。不过，在场的人却给徐博士报以很长时间的欢呼声。迫于无奈，主席只得让步。徐博士发言时提出了有关新加坡人有权享有跟世界上其他国民一样的人权。在2008年因先前全国肾脏基金会诽谤而进行裁决的赔偿数额听证会上，徐博士在盘问当时的内阁资政李光耀时，又再度牵扯到国际律师公会。那次的听证会上，李先生提到自己收到国际律师公会主席一封有关“他们在司法部门中所寻得的标准”的信。事实是，那封信根本不存在。国际律师公会较后发表了一份有关新加坡人权状况的报告，本质上证实了徐博士的断言是正确无误的。新加坡的确撤离了法治。我是在2010年参加志工团帮忙闪电演习时，更深一层地认识徐博士。那是在2010年进行的一次为新加坡民主党成员，志工和社会活动参与者为来临2011年大选所准备的演习。演习包括了选举的每一个步骤，从填写表格到设置群众大会演讲台、芳林公园的正式群众大会。群众大会的演说者包括陈钦亮先生和文森·维基新雅博士。显然的，这支称职的团队筹办各项活动，背后的驱动力无疑是来自徐博士本人。

个人角度中的顺全

王惠楠医生



王惠楠医生

王惠楠医生，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书院、新加坡大学医学系。求学以及大学时期，是一名活跃的学生领袖。他加入大学的民主社会俱乐部，协助推广他所坚信的理念。后来成为了俱乐部的发行秘书以及副主席，批评那些不公正、压抑市民的法律。他也举办展览以及举行游行抗议种族隔离政策。

1997年，他毅然走出医学世界的安全网，以在野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在1997年的新加坡全国大选中，他代表国民团结党角逐议席——他认为当时的政治气候越来越让人窒息，民主危在旦夕，随时会被独裁主义所取代。

王医生是政治评论家。目前也是新加坡民主党医疗咨询团成员之一，积极参与民主党的多份替代政策报告书，如医疗保健、住屋、人口等。

个人角度中的顺全

“生于新加坡，长于新加坡，也因此死于斯。但，身为新加坡人，并不意味着我必须盲从人民行动党，不能自由地表达意见。我必须直言不讳，那是我的责任，希望你也会认为那是你的责任。为我们所爱的国家直言不讳。”

徐顺全 (2007年4月)

起点

上述引言反映了徐顺全的理想。这个理念时至今日仍未动摇过。也正是这个信念源源不绝的动力，不断地支撑着他，协助他熬过这些年来身心交瘁的政治斗争，以争取建设更美好的新加坡。我与顺全的友情是在特殊的情形下建立起来的。1991年大选不久后，我无意中瞥见了新加坡民主党的党报。由詹时中先生所率领的政党刚在不久前夺下了国会中的三个议席，成为了国会中最大的在野党。这是新加坡在野党史无前例的政绩，所以我想进一步了解这个政党。于是，我正式剪下党报上的订阅表格，连同一年订阅费用的支票寄出去。

后来，詹时中先生拨电邀请我喝咖啡。我们约好晚饭后在芝里达 (Jelita) 冷藏公司的比萨屋喝饮料。见面后，我们谈了许多有关政治与国家的事。他告诉我他现在旗下已有二十多名拥有大专教育水平的会员加入，以及党报出版次数会

更频密。实际上，党报的出版将由一名聪明、机智的知识分子负责——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名讲师。那个时候，体制经常动用内安法对付异议分子。未经审判拘留有如悬在新加坡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加入在野党是前所未闻的事。因此，我感到很意外。究竟是何等人物，胆敢在一片政治恐惧笼罩的氛围中挺身而出？

其实也没过多久，詹先生便亮出了他的“王牌”。那位勇士就是1990年毕业于乔治亚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目前在国大任教。那张“王牌”就是徐顺全博士。

徐顺全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这之前，我阅读过徐博士几封刊载在《海峡时报》言论版的来信。那些信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内容都写得很好。具逻辑思考，也具论证。内容范畴离不开社会课题。没有多少学者在意——或吃了豹子胆——公开地表达他们的观点，所以徐博士的名字印记在我的脑海里。

生活在一个多年来被独裁政权驯服的社会里，国立大专学府里的学者和博士能有勇气加入的也只有人民行动党这一个政党。徐博士就是那批人当中的第一人，以在野党身份去探测我们的政治温度。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1992年12月19日，当时的总理吴作栋先生下令马林百列集选区进行补选。他借补选之举一石二鸟，既把张志贤引进国会，也同时为工人党的惹耶勒南先生制造了参选的机会。惹耶勒南曾指责人民行动党在前一年举行闪电大选，故意剥夺他参选的机会。当时，他还未能恢复竞选资格。

徐顺全博士，一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年轻讲师，1992年以在野党政治家的身份，骤然出现在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然而，1993年还未结束，他已丢失了在国大的教职。不仅如此，人民行动党操控下的新加坡政府，以及国内的主流媒体，还把徐顺全描绘成一个不可靠、愚蠢和奸诈的人。他从政的道路，虽充斥着诉讼与诋毁，他却丝毫不肯妥协，并以非传统的方式挑战既存现状，也因此不断遭到辱骂。

在超过二十年的漫长时间里，这是徐顺全被有意灌输并印记在大部分新加坡人脑海里的形象。可是，徐顺全并没有因一连串的打击而销声匿迹。相反的，他所领导的新加坡民主党(SDP)日益壮大——以罕见的纪律与专业水平，加上一批新加入、充满朝气的年轻干部，让清醒的新加坡人刮目相看。面对不同媒体、不同观众的国际舞台，徐顺全更赢得了政治群体的肯定与赞誉。

究竟什么才是徐顺全的真面目？本书作者以各自的亲身交往经验，娓娓道出他们眼中的徐顺全。通过他们的描述，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逐渐显影。我们终于看到一位坚韧不拔、待人以诚的知识分子，一个深具爱国精神的徐顺全。

谨以此书向新加坡人发出严肃的提醒，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却对当权者唯命是从的媒体，一个独裁的政府，合起来是足以对真理、对社群形成最大戕害的。

君子或贼子？

ISBN 978-981-09-9183-8



9 789810 991838

www.yoursdp.org